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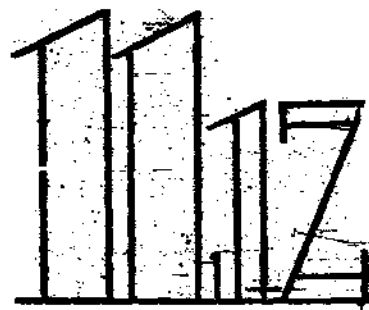
MAY 6 1947

風太張 編主

新潮

導報·紹介·析分·論評

卷四第



版出日六十月二十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林虎	派流主民
白雲	今來去歸
斐斐	段階新的界世舊
風大環	步一退黨民國請
... 期兩片插 ...		
華冰對	麼作合能共國
維克烈	度風之在存黨政
雨雷	見意局時對派黨各觀綜
.....	領綱亂叛共中
.....	眠睡與惱煩
.....	後編

外圍聞新

梅延民想陳
益安盟參誠
利捐計加等
用示劃國群
女破攻大主
性據許之席
記國國黨內
者大大派情

外圍聞新

發行社版出潮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林 虎 •

派 流 主 民

世界潮流滑前進步着，民主思想本身正在蛻變，民主思想的流派起了分化，於蛻變與分化之間，給人類對於民主思想的一個新的認識和新的行動。

此新的認識與新的行動，分析現代民主流派，可得其三：一爲民主功固派，一爲民主戰略派，一爲民主進步派，所謂民主功固派，它對內是布爾喬亞的政治組織，對外仍主張種族統治，以維持它帝國的生命，於是若干國家拘於現實，在一國利在前提下，而不得不依然落入國際均勢主義和殖民地政策的舊套，是則何以將此次大戰當作一九一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而把歷史停滯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進行的政策，在今日看來，是資本主義政治的必然結果，故也可以稱之爲民主正統派，唯因其不謀民主生活之進步，所以我們在這裏叫它爲民主功固派。至於所謂民主戰略派，它與資產階級的種族主義思想不同，基於階級報復可能實現的觀念，而企圖在民主潮流掩蔽下，來完成階級意味的初步實驗，以解救目前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困難，這是研究今日國際問題的人所十分明瞭的，例如聯邦憲法的修改，予各小共和國以軍事和外交的獨立自主權等種種動作，它是否具有其他深見，我們姑置勿論，總之，這是一個及時而博得新的民主主義者最大的同情，事實證明，由於這一同情，而加強了北國反侵略戰爭大大的起色，這與其歸功獨裁創始者的假民主，毋寧是民主潮流支配了反民主國家一變而爲支持民主的策略成功，所以我稱這一類的民主國家爲民主戰略派，最後，關於所謂民主進步派者，即是修正民主正統派而抑制其他虛偽的行動，而主張反種族統治主義和階級分化主義，力持破除種族，和階級的畛界，而實現「全人類」的民主主義，全人類的民主主義的特色既如前述，則它底運動的展開，必隨着人類的實踐經驗而發展，而且把這一次大戰當做它底促進因素，又成爲人類進步的再度實地試驗，民主主義世界能否進入另一個新的境地，全看我們人類這一次的努力如何了。

民主功固派是民主高潮的一支逆流，民主戰略派是民主高潮的一支潛流，只有民主進步派，才是從民主正統派蛻變過來，而成爲新時代的新思想，根據這新思想而展開的新的運動，才是今日民主高潮的主流。

歸 去 來 兮

君 白

記得民國十六年時代，中共企圖分化國民黨政策失敗以後，陳獨秀被第三國際斥爲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雖然「右傾機會主義」固然失敗了，而其後來所謂「左傾」的作風又何嘗能夠例外？而終於被環境逼迫逼成北極，豈不是又犯了嚴重的「左傾機會主義」的毛病？這再從「左」走向「右」，高唱「人民聯合陣綫」，「北上抗日」的口號，這個轉變無論其陰謀如何，野心怎樣？總之，他在外表上因之得以見容於國民黨，減少了民衆的仇視，從而再度得到組織發展的機會，這樣，不能否認的，這是從「左」轉變爲「右」的策略成就。之後，中共漸漸坐大，以至於今日，這個階段我們無從名之，姑且名之爲又重「左傾」的階段，從局部的叛亂發展到今日全面軍事叛亂，強據霸奪，破壞和平，反國家，反民主的行爲，正隨着這軍事叛亂擴大開來，國內局勢已瀕於最嚴重的階段，這是所謂不安協的，所以拒絕和平談判的「左傾」妙用了吧！就事論事，在人民眼中對於如此的「左」派作風，一若洪水猛獸那樣的可怕可怕的東西，別無所有。

所謂左右觀念的正確與否，原非本文分內，但以中共的自我批判來批判中共，以中共的作風來衡量中共的作風，足資證明「左傾」是絕路，鑒於過去歷次「盲動」的教訓，該是千萬萬難的道理，中共應特別珍惜之才對。「右傾」是生路，如民廿六年九月以後中共所走的路綫，獲得了生息發展的機會，又如德蘇戰爭進至最危險的時候，蘇聯作毅然的放寬民主尺度，以求迎合世界潮流，因而反敗爲勝，這些都是「右傾」成功的例子。以今日中共在軍事政治皆極不利的情勢之下，爲了面子問題，竟不顧當前民族國家的危機，人民的慘遭長期流離失所之苦，把一黨的利益置於這些之前，而甘願斷送自己的前途於區區面子問題上，似乎過於不敏了。我想不至於如此，嚮往如來，善變的中共，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必然會再走向右邊來的，時間約在軍事形勢定局之際，因爲今天的向「左」到頭來仍要歸位於今天的「右」面。中國共產黨到底是中國的共產黨，決不能自擬於國門之外。這叫做方位無左右，終而歸於一，唯國家人民的利益是從，共黨亦難例外。

舊世界的新階級

美·斐斐教授

●新 潮●

我們這一代裏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在第二次大戰打完的時候，我們却又回到第一大戰之前的一個大問題：世界的分割和衝突——佔有殖民地的爭論——以蘇之曰「帝國主義」。

地方仍舊是這幾個，姓名仍舊是這幾個，甚至方法都差不多和過去一樣。只是參與活動的人的臉有點改變。伊朗、土耳其、海峽殖民地、北非、「滿洲」、中國——稍為改動一點，一切便變得和一九一三、一九〇七甚至一八九七年相同，弱肉強食，強者又互相火併。他們均不能消滅對方，又不能同意一切分贓的辦法——也不願意聽任弱者自存。這樣造成過去政治的局面。也造成目前和未來局面。

在政治上，社會上以及物資上改變的時期中，帝國主義及其在國際關係中發生。影響仍舊不變，但也有值得注意的改變：

- 第一、德國已經打倒，但美國却進來了。
- 第二、弱者不再是中立，消極和無力。
- 第三、蘇聯仍舊在圈子裏邊，但它已不同於帝俄，如果它和帝俄一樣的企圖擴張，則在它手裏的是一個武器——新的社會主義理論及方案。簡言之，思想問題已進入帝國主義的競爭之中，也許會改變這種競爭及整個世界政治的性質。

先說美國，美國現在不像過去那樣是一個旁觀而是積極的參加者了。四十年前，美國把英俄兩國在波斯（伊朗）的角逐看作另一星球上的事，今天被牽涉在內，就美國企圖在太平洋及大西洋（冰島）獲得基地一項努力而言，它甚至直接加入。

根本上，美國的任務是對世界各國的發展予以限制，所謂限制有兩種意義，第一便是限制任何一國得到過大的力量，以致威脅他國的安全（美國本身包括在內）第二便是限制他國在若干與美國有極深利害關

係的地方發展勢力，如拉丁美洲是美國認為攸關本身安全的地帶。則美國認為係未來經濟發展的大好園地。

就全體安全來說，美國的任務是新的。以前，美國對伊朗、海峽、巴爾幹半島或的里波黎頓尼亞的事務并不關心，不論發生什麼問題，美國本身的安全并未受威脅，因為它們實在離得遠，而且有多方面力量的牽掣。現在由於長距離戰爭武器的發明，以及人員武裝的流動性增大，任何一國的勢力擴張均將造成對另一國家的威脅。二次大戰又把許多外強打倒了，現在剩下能與美國抗衡的只有英蘇兩國。

就政治上說，這是美蘇兩國的對立，而目前的許多徵象都指出蘇聯有向東西兩方面發展的傾向。英國直接阻擋了蘇聯的發展，美國雖然距離較遠，但早已表示它關切和反對。

一方面，蘇聯正威脅美國目前認為利害中心的「滿洲」。關於蘇聯在那裏活動，美國最感警覺且已提出尖銳的詢問。這不是一般安全的問題而是恐懼某一有特殊利益的區域為人侵佔。這方面，美國的限制作用一直是維持着的。

在拉丁美洲，美國且在十九世紀初便曾宣告任何外國帝國佔均非美國所能容忍。在遠東，美國自十九世紀末曾發出警告，任何外國如企圖使美國在該區失去經濟發展機會，則美國決加反對。實際上，這是反對佔領中國或中國的一部，日本想試試看，結果美日到底開仗。

這便是「滿洲」緊張局勢的由來。在這一塊地方，美蘇直接發生衝突，本世紀初，美俄即因滿洲問題而交惡，故後來日俄之戰，美國予日本以精神上財政上及外交上的援助，如果日俄之戰俄國并未戰敗，則最近二十五年來的美蘇關係極壞，美國如不願放棄外交政策中一個基本原則——門戶開放——而蘇聯又不願改變作風，則衝突又在難免。

R
570.5
656.8

(3)



帝國主義的最近發展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即弱小民族或殖民地人民的改變。自西方國家開始向非白人區域移民以來約經過四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白人利用他們的犀利武器很容易地把落後的殖民地征服。第二個時期是強國爭奪殖民地，這是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因，人民爭奪的中心地帶是摩洛哥、近東及遠東。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一部份因為戰時民主宣傳，一部份因有對奴役的積聚而來的悲憤。一九一八年後各殖民地相繼起而暴動——印度、中國、摩洛哥、埃及、敘利亞以及阿刺伯。這是第三個時期，恢復強國對於弱小的欺凌。殖民地人民暫時雖被鎮壓下去了，但由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矛盾又急遽演變而為衝突，這種鎮壓工作做得並未澈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開始了第四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裏，一方面是殖民地的民族運動風起雲湧，另一方面，各強國間的競爭，也愈來愈烈。

就民族運動來說，印度顯然已經達到頂點，只有英國高級代表團這次和印度談判成功，大規模的叛亂戰爭才能避免。在印度尼西亞，戰爭已經爆發。在越南已經不是小接觸。埃及在動盪中，阿刺伯人民正在組織起來爭回自由，巴勒斯坦問題只是一種反映。即使各國間能夠取得協調，紛爭還要繼續下去，直到過去的帝國和殖民地這兩者之距離能夠建立一種新的關係。

舊的關係大家都明白不能恢復了。但新的關係又何必去找呢？建立一個帝國比解散一個帝國來得容易。對英國講起來，解放它的屬地不是一個精神上的問題，這是對它經濟上重大的打擊，如果慢慢來，這種打擊，還

能沒法予以疏解。

英國現在有沒有力氣再來冒險，荷蘭亦然。慢慢地解放似又為時機所不許。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人民之間沒有互信。

有人以為國際共管是一個解決辦法。但是實行國際共管必先有國際機構，要有國際機構又必須各強國間先取得協議。還有，國際共管不要滿足殖民的願望，除非它真是到達獨立的過渡時期。我們對聯合的「主子」和單稱的「主子」同樣的不相信。他們所希望的不是把他們當做戰利品一樣地均分，而是取消他們作為戰利品的地位。因此托治制度只是一種工具而不是目的。它是否能中止殖民地的擾亂要看它的精神。而且時間過起來也極快，託治是必須要規定時期的。

但有一種因素却是完全新的，那便是思想的因素，不論蘇聯的目的是在擴張，安全或者社會改起，它的前進有一個無聲的潛在的盟友，那便是人民大眾對改善生活的期望。蘇聯目前所擴張的地方，人民生活都極艱苦，而西方國家所提出來反抗的口號只是民族主義和民主精神。

一國人民為民族意識激起的時候，他們可能把獨立看作比生活的改善更重更貴的東西，但即使在此較進步的國家如中國及印度人民大眾仍舊把麵包看得重於主權，吃飽肚子是要求是無人能夠指責的。

除非各國的統治階級或對抗蘇聯擴張的國家若夠提出一個同樣強有力的號召，這種要求是無法對抗的。這種所謂號召是同樣的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社會改革辦法，尤其是對於農民。

政治總是和思想不可分的，目前帝國主義的競爭已不再是一有的「和」一無的「之」爭而是左右之爭。

史太林 不懂民主

史太林有很多的常識，他是有資格做蘇聯的領袖，但是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他只受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薰陶，他發展他的理想，對外國知識的缺乏，只能從蘇聯的外交家和新聞記者處學得一點點。蘇聯的領袖們是孤立主義的犧牲者。雖然這些領袖們從外國得到一大堆情報，但是他們缺乏經驗去分析這些情報。這些領袖們只能照搬「鐵幕」的後面生活，「鐵幕」這個名詞真是絕妙。這些領袖們是在「鐵幕」後面所遇到的外國問題，我們認為是平凡的，但他們却認為超出正常的嚴重。他們和外國人接近好像是犯罪的解釋。世界的和平現在是陷入危急的境地，這種同情，我們每天磨擦似乎是不需要了。(美國記者艾金生)

請國民黨再退一步

張太風

中國的命運，與中國國民黨是同一體，國民黨的成敗得失，即關係着中國的興衰隆替，故國民黨問題實即為中國問題，不能分開。今天我們請國民黨退一步，其實就是希望國民黨作躍進的準備。

民主國度裏的常軌，是「和平奮鬥」，沒有一個擁有武力的黨，也沒有一個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的黨，凡一個政黨的得失成敗，決定在它底現實行動，是否有利於國家與人民，它的最高的裁判者就是國家與人民，誰能適合國家與人民目前的需要，誰能担當得起中國當前的歷史任務，誰便是勝利者，武力不能左右它。況且所謂黨爭在民主世界裏則是一個政治競走，不是互相殺戮，互相殺戮是違反國家和人民的意志的。因此，中國放棄武力政權，退為「和平的政黨」（蔣主席語）以適應民主潮流，一若國民黨之要求共產黨者然，使人民免於水火，使政治走上三民主義理想境地，國民黨自不得不首先切實踐履。基此，國民黨本身所產生的問題即要使一個政黨，怎樣才具有生存發展的「能力」，怎樣才有充分生存發展的「力量」，使黨的「力量」，成為國家人民謀取民主、自由、和平、幸福唯一的「力量」，把國民黨過去締造民國，統一國家，抗敵致勝，解除百年帝國主義桎梏等許多光榮歷史發揚光大起來，使與黨的政治地位相聯結，加上主觀的因素，則國民黨的前途自然未可限量。但問題是在黨經過相當的發展，到得一定階段，往往會使生存發展的「能力」和「力量」消沉了，甚至有它自身內在的矛盾使它無從發展以至於無法生存，國內外革命史上不乏先例，今日國民黨就是處於此種境况之下，招徠了種種危機，其大槪所謂「中國國民黨黨改革新運動」，便是一個明徵，是不必多加說明的了。我記得有人說過：一個革命政黨，經過一次分化，必有一番進步，這句話我以為並非完全沒有理由，試一回顧國民黨歷史，它在國父孫先生手裏，經過多次的改組才有今日的中國國民黨，以後又經過清黨運動，整理時期，至於抗戰初期之健黨運動，以

及此次的革新運動，每一個運動的發生都有它的時代背景，各個不同的需要，乃至終於有它一定的收穫；此次革新運動方才開始，也應是主客需要一致而展開，但，過去的幾個運動，是發生在革命正常發展的過程上，這一次的運動，則是因應延續性的革命轉換時期而產生，所謂延續性的革命轉換時期，即是說中國革命建設仍須繼續，以期貫徹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實現，而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已告一段落，或竟結束，由於還政於民，使過去一黨專政變為多黨政治，從過渡階段到接近革命的理階階段，則然有一個分限，不能不有所區別，從而，國民黨於此時亦退為普通政黨，政治競爭不受限制，國民黨雖具有利的歷史條件，却缺乏決定性的鬥爭能力，這是事實，因此，國民黨不能就其本身着眼以遂其生存發展，此為革新運動之所由來。

如果，此次革新運動的由來，我說的是不錯，那末，我對於這個運動很想提一點意見，意見的要點，就是請國民黨退一步，對與不對，當然是另一個問題。至所謂退一步的意思，上面已經表明過，就是為進一步的預備動作，但，何以為進一步呢？我們細細體味革新運動的綱領中四個基本精神，這四個綱目，一、是團結革命同志，實行黨內民主；二、是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三、是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四、是發揚民族正氣，保衛國家主權。其下又標榜「八反主義」，當然站在一個黨員的地位，應該擁護，因為它所要求的是黨的進步，和黨的徹底完成三民主義建設工作，在原則上，凡是國民黨黨員沒有不贊成的。而今我要說的，並非反對這一運動，却是希望「糾正」（也許辭意欠當）這一空泛的運動，因為上面四個基本精神都是很對的，能夠真正做到，當然是很好，是以發揮黨的生存發展的「能力」與「力量」，推行黨的政綱政策當然也無問題；然而，問題是在我們怎樣才能充分發揚這四個基本精神？因為我們祇重視黨過去「整理」和「健黨」運動的若干

國共能合作麼？

劉沐華

——想要國共合作，必先確立統一的革命路線——

一
要想解決目前問題，非先明瞭國內問題的癥結究竟在什麼地方不可。換言之，現在我們所要問的是：政府和共黨所爭的究竟是什麼？那種爭執是不是可以用和平方法解決？更切實際地說，是：中國的革命是否可以在一黨專政之外尋求另一途徑？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究竟有多少距離？……這一些最根的本問題。

目前中國的內爭，簡言之，也就是國共兩黨的政爭。本質上，這政爭應該是主義的鬥爭，政策的鬥爭，方算合理。而實際兩黨以往從事於主義政策的爭執，反似比較的少。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除了通過憲草修改原則算有一點東西外。其餘所談的總離不開政府人員的分配，國大代表的分配，軍隊以及地盤的分配等等。或以為共黨目的就在於分些「爵祿」，而他們軍事的活動不過是取得有利地位，以便討大價目云云。言外之意，便是說政府本也準備付出一筆代價，不過不能太大而已。果真如此，似乎中國目前問題未免太簡單了。無奈事實並不如所想的簡單容易。國共兩黨果真能誠意合作，要共同參加國民政府的組織，彼此都放棄一黨專政與無產革命的政策的話，第一步必先求得溝通兩國主義，也就是兩黨的靈魂之橋樑。兩個革命政黨的之合作，至少，要以具有大體相近的立場或政策為前提，否則便是貌合神離。何況國共兩黨是經過合作而又分裂了的，以前種種，誰也不易忘記。

(7)
然而中國目前的局勢，究竟不能不設法打開？打開之法，就是恢復談判，再來一此政治協商會議，恐仍未必能勝任。不客氣地說，中國距離民主尚有相當路程，所謂「民意」始終還是在若隱若現之中。我敢斷定，縱然實行普選，仍脫不了各自的勢力圈。所以國大尚未開會，而共

黨先在那裏爭代表多少了。筆者主張去掉一切掩護的虛套，堂堂正正就是國共兩黨挺身出來，開誠布公的談。凡兩黨以外的人，都是老老實實地做中間人，和事老。絕對不可有所偏袒，做尾巴更要不得。然後兩黨提出了最根本的問題，從雙方的主義和政策上，從中國的客觀情勢上，建立起建國的共同路線，方足以有裨實際。我敢說，現在只有這一條路或者可以行得通。

二
筆者主張去掉一切掩護物，由國共兩黨正面相對解決糾紛，完全是鑒於歷史的以及國際政治的種種因素，覺得事實上應該如此，而且也還須如此。

就以「民主」一詞來說，現在全國人一致呼號民主，然而解釋起來似乎又不相同。中國自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候起，政治上似已走上了蘇聯那條路子。現在經過了國民黨十幾年的「以黨治國」，事實上似已成了「一種定型，而國民黨經過此次大戰，却想轉舵再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能不能？還在演進之中，未定之天。至於政黨方面，只有國民黨和共產黨，不但實力雄厚，而且各有其成爲完整體系的主義，又有相當的歷史。其他小黨或政團，今尙難與競爭。在十幾年前，筆者心裏似乎已對中國未來的命運劃出三條路線：（一）國民黨消滅了共產黨，完成其三民主義之建國方略；（二）共產黨奪得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蘇維埃共產主義；（三）國共兩黨，由國際環境而引至各以普通政黨相待，大家攜手合作之途。共同實現類似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而今天的局勢，益發證明了筆者以前的觀察大概正確。現在的中國，似乎正面臨着這三個歧途的交叉點而徬徨無主。但筆者現在却又要更進一步來一個解釋，就是：

所謂政黨存在之風度，意思是說政黨必須有這些風度，否則就不能存在。

第一、合法行動：因為政黨根本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民主政治誠然崇尚自由，但民主政治亦崇尚法治。所謂法治，不僅是政府權力的行使，必須根據法律，同時認定遵守法律乃全體人民無分貴賤的一種平等義務；任何人不能超越法律之外，「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任何事不能溢出法律之外。政黨既是為民主政治之產物，自不能外乎法律而行動。

第二、公開競選：政黨必須拿進步的政綱政策公開來競選，用欺詐、恐嚇、賄賂以及其他種種卑劣的手段，甚至不惜以武力強迫人民信任，這都不是政黨的風度，這樣的政黨，縱不為人民所唾棄，亦將受國法的干涉與制裁。

第三、尊重反對黨：民主政治是容許人民合法反對的，英國工黨主席拉斯基教授說：「……表示反對之權，或志同道合的聯合起來表示反對之權，實在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假使沒有這種自由」，拉氏認為「這種政府，遲早要變為專制政府」。故凡民主政治行之有素的國家，莫不尊重反對黨，如加拿大反對黨在議員中的關係比政府黨議員要高出若干，英國的戰時內閣，邱吉爾有雅量容許

政黨存在之風度

呂克難

威爾基為他私人代表，訪問歐亞各國；可以派遣反對黨的國際問題專家康納利諸人參加國際合作的各種會議。

艾德禮入閣，再如美國故羅斯福總統，更有雅量派遣反對黨巨子

雖力主組織國際聯盟，參眾兩院的反對黨却給他當頭一盆冷水，來一個不通過，終使威氏發憤以死，而羅斯福所主張的聯合國，却由於他尊重反對黨獲得反對黨的支持而成功。

第四、不逞私見：政黨所爭的是政見，政是衆人之事，也就是大家之見，非私人之見。政見應該有，私見實無必要，政見不同是為大眾謀利的眼光之不同，私見不同則是為一己私利之利害的不同。中國歷史上的黨爭，說來實在惡劣極了，中國政治上軌道，歷史上的門戶意氣之爭，自斷不容許其復現於今日。

第五、實踐諾言：政黨在宣傳的時候，自然要宣稱自己是如何如何行，對方是如何如何不行，從而提出什麼改革的主張，但諾言在講的時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人民並不希罕空頭支票，所以選舉你，是希望支票兌現，因此政黨必須篤守信義，實踐自己的諾言，否則，這個政黨絕對不能存在，更不會發展，因為人民可以受一次騙，決無長久被欺之理。

由於國際政治的演變，第一第二兩條路線都已不可能，不但中國國民不容許走，國際上更將不容許走，於是乎中國的前途只是一條大路，便是第三條路線，而國民黨却早表示願與其他黨派共同建國了，換言之，放棄了第一條路線了。

二十年來的陳跡不必說吧，我們且看目前的國際情勢。大戰結束之後，由於法西斯的滅亡，證實了希特拉之流的想把蘇聯的經濟形態安置在資本社會組織上而混合之那種企圖已告失敗，於是世界上很顯明的留下了兩個陣綫，對立起來。代表着兩種社會制度的美蘇兩個勢力，在大戰中可以合作，而在戰事終了以後，已無處迴避，終於對面了。美蘇對面之後，一方是安全理事會和外交會議一次大開會，另一面是伊朗問題，土耳其問題，巴爾幹問題，德義問題，東北問題，朝鮮問題等等頭痛的事實。實際上，這許

問題還只是一個問題，便是蘇聯要在她國境四邊造成「安全地帶」，美國也同樣要在東西兩洋獲得安全保障，一切問題都不外這兩種「安全主義的矛盾」之反應。平心而論，美國既不需擴張領土，蘇聯也未必想侵略別人，他們誰也不願戰爭，但為了社會制度的相剋性，猜忌竟似乎不可避免。反應着此種國際情勢的中國問題，說複雜就複雜，說簡單也簡單，無論美蘇任何一方造成了絕對控制中國的局面，將為對方所不許。而中國國內的和平問題，也就反映了世界的和平問題。筆者並非說國共兩黨在利用了國際背景作政爭，只是說他們的政爭，處處都在牽動着國際關係。

從這種國際關係中發展而來的中國革命，不論是三民主義的革命或共產主義的革命，已發生了內在的轉變，那便是一黨專政的革命策略在今日中國已不可能。國民黨固已見到如此，表示要放棄它以前那種「以黨治國」的方式，同時共產黨縱想乘機奪取政權，也不能無所顧忌了。如果國共兩黨都衷心地放棄「一黨專政」的意圖，不再走第一或第二條路線，則一切問題宜可迎刃而解。

所以國際情勢並不令人悲觀，毋寧說倒是有利於中國，至少它給國共兩黨減少了相對的主觀條件，提出出一個共同的路線，那便是依照國際現狀，國共攜手合作之一途。

三

真正成爲國共合作之前途障礙的，筆者以爲不是主義或政策上有什么絕對不能調和的地方。因爲主義不是公式，政策更具有彈性，儘有伸縮餘地。何況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如果真能澈底實現的話，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已經是社會主義了，而共產主義也只是社會主義的一種。依毛澤東氏的主張，中國的革命應先求實現新民主主義，而共產黨宣言也稱願爲三民主義而奮鬥，如果真的話，則在理論方面，思想方面，我們根本找不出其黨此時不擁護國民政府的理由。可見如果合作起來，兩黨的政策儘有互相容納的可能。

那麼究竟什麼是他們合作的障礙呢？唯一的便是疑忌！國共兩黨自北伐中途分裂之後，經過了南昌。廣州的幾次共黨暴動，經過了政府的長期圍剿，彼此的關係本已十分惡劣，互不信任，合作上已經佈滿了暗礁。更不幸的是，這次政爭自開始的一天爲始，執政的國民黨固始終站在政府的立場，不免指斥共黨的行動，而擁兵的共產黨，尤其始終沒有忘懷擴大地盤爲政爭資本的打算。輿論界也似乎各有這種「主觀」的存在，有時更加甚了國共之間的疑忌。所以筆者痛切地感到雙方宣傳戰之不能不停，而一般人認爲問題的本質，不清楚中國現局關鍵之所在，夾在中間隨處是非，實在是給予國家前途以最可怕之影響。

欲使國共誠意合作，完成民主的憲政國家，最少有兩個前提觀念必須肯定：第一，我們得承認在野的共產黨和執政的國民黨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我們得承認共黨的一切行動，也是爲了實現他的主義，實現他的政策，而從事於政爭，不過它採的方法有待考慮。第二，我們得承認中國的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官僚資本，買辦階級，腐化份子，仍然在到處活躍。共黨的行動的確太過火了點，各地共軍的行動也許更離開了共黨的原意，但以想道論人，共黨未必不以爲它是代表了中國平民大眾的要求。無可諱言的，國民黨自執政以後，十八九年的光陰，除了抗戰時期確實領導全民救了國家之外，其餘大部分力量都用在鞏固政權與黨內的政爭上，而有時且不免與他以前革命的對象相妥協。即以目前而言，政治相當的無效率。對經濟沒辦法，還可以說是條件不足，情有可原；可是吏治呢，經過了八年抗戰，連連個廉潔的政治都未必能確實做到。所以我們得承認共產黨之膨脹，一方面是由於二十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在外壓迫之所賜，一方面也多少是國民黨政治無能的结果。我們尤其得承認，多少優秀青年之投身於延安，被騙於共黨，並非由於他們

信仰馬克思主義，更不是對三民主義不相信，他們只是要革命，要打倒封建勢力，官僚資本，和一切不光明的現象而已。只要國民黨認眞革命，實在做到「政府有能」，青年何所愛於共產黨！

筆者相信共黨的人們對於國際情勢萬不容許其爆發革命這一點，比我們理解得更清楚而且深刻。不然的話，他們儘不必和政府要求什麼，直截了當地革命好了。唯共產黨在中國確爲事實所不許，確是行不通，它才和國民黨打而又想談談。今天的中心問題，不外要求政府執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政策而已。我們要記住：政府實踐了革命，根本不會看到共產黨的膨脹；而號稱革命却違反人民的利益，也就根本不會有它的前途。

解鈴還是繫鈴人。國共兩黨現在仍然要在革命路線上尋求合作的橋樑。國民黨必須清算自己一下，使廣東政府時代的革命精神復活起來；共產黨也要清算自己一下，一些殺人放火的過火作風和南昌廣州的暴動政策，不可重蹈覆轍。爲了實現民主主義，爲了建設平等自由的中國，爲了打倒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爲了解放中國人民，他們雙方更沒有理由不接近，不合作。

任何一個問題，正如我們算繁分數一樣，必須使其逐步簡單化，始有解決之可能。

現在一般人對於當前的問題，最缺少的是一種歸納的工作。政協會的沒有多大成就，便是爲此。筆者個人的想法，最好是讓第三者先退後一步，把問題集中在國共兩黨的革命路線上，作爲解決政爭的大前提。只要國民黨共產黨仍然願做統一的革命政策的推動者，而第三者的人們，規矩矩都是公正的見證人，同時也就是維持等重的法碼，這樣，國共兩黨與國內各方面共同爲政，他們的主義和政策，儘可以取決於法碼

而調和起來見於實行，中國的政治才有出路。不革命固然沒有出路，國共兩黨不統一革命路綫也還是國家吃虧。這完全是事實的看法，與理論不相干。

國共兩黨如能真正在政治上合作，把鬥爭放在各個政策上，是中國最迫切需要的了。就以土地政策來說，國民黨可以提出平均地權的實施方案，共產黨也不妨主張土地收爲國有，那麼最後決於人民的代表，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實現。姑不論人民的決議如何，國共兩黨只要肯和平地如此做，我想一定沒有人不同情。因爲中國人民不是怕革命，怕的只是不革命，反革命，假革命；但中國人民也不希望暴動流血的革命，他們經不起再流一次血了！

我們還主張不以某一定型來規範中國的政治以及社會之未來的形態。中國既不會成爲英美，也不會成爲蘇聯，中國永遠應該是中國的。民族的傳統尤其不容輕視。中國向近代所要求的是營養，是各種質素，而不是人家的定型。國共合作之後的中國政治，應該是政府提出政策，取決於人民，然後再由政府付之實施，而不是蘇聯的政府形態，或英美刻板的政府形態。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其他種種的什麼黨，都可以盡量在各種政策上努力於其思想主義之實現，中國人民自會選擇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掛羊頭，賣狗肉，決不能取信於中國人民。

總之，中國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離開了中國的革命問題——這是中國大眾唯一的要求——離開了國共兩黨的歷史以及現實關係，不能解決糾紛，徒然多生枝節。

要想軍隊國家化，非國共誠意合作不可；要想國共合作，非先確立統一的革命路綫不可。

綜觀各黨派對時局的態度

雷 雨

最近由於中共的悖叛與失信，和平談判前途黯淡，時局急趨直下，刺激全國各地人民對之忿憤痛絕之餘，紛電政府促請戮亂，表示人民願意支持政府既不能求決於議場亦當取決於戰場，爲了國計民生已經不容許再事拖延了。因此記者不能不對這一局勢發展到今天的目前前後，先作一簡單的回顧，以助讀者對於本件獲得一全盤的認識，諒非無益。

「我們中國今天最需要的無過於和平建設」。這是全國人民的意志，也是各黨各派的主張，即好戰如中共者也不得不自作此同樣的表示，故國民黨於去年抗戰結束，即基於國家統一，政治民主的基本態度，用政治方式。來謀解決黨派的糾爭，以期在國家民族共同利益下，團結一致，走上和平建設的民主憲政大道。在過去一年之中，政府與中共雙方代表懇切的商談，繼又邀集各黨代表及社會賢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五項協議，同時政府與中共代表，在馬尼拉特使協助之下，簽訂了停止衝突與恢復交通的辦法，確定整編國軍及統編共軍爲國軍的方案，這些決議和方案，是國民黨苦心努力的結晶，也是全國人民共同的希望，可以說國家的前途與人民幸福，都要取決於這些協議和方案的能否實現。可是近幾個月來的演變，使我們的希望都成幻滅，中共在邊拖邊打的方式下，企圖伺機擴大其地盤，政府愈讓步，則中共的要求也愈來愈多，成議輒被推翻，不遵軍事調處，而破壞和平的行動有加無已。戰亂遍及東北，華北，蘇北，且悍然不顧一切，決堤成災，浩劫萬里，破壞鐵路，阻民還都，這樣不獨使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境地，尤使政府對於一切復員設施無法進行，和平建設更從何談起？讀者能不自承此爲我們國家的奇恥大辱！

(11)

中共的騷擾作惡，固爲國人所不齒，但爲國家前途計，戰和孰？到今天已經不由我們不痛下決心，抉擇我們應走的道路了，故作爲人民前鋒的政治集團——各黨各派，自各有敏銳的觀察，基於各自的政綱，

而提出自己的主張，這是很可以重視的，這里即欲綜合觀察各黨態度，分題列舉，以求取得一個比較公正的結論。今請分述之：

第一、國民大會與憲法草案問題

1. 國民黨對於國大的主張是：「斷不因任何阻礙而延遲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的程序，十一月十二日的國民大會，必定如期召集。」（蔣主席八月十四日告全國同胞書中處理時局要旨第一項）又對於憲草問題主張：「祇求各黨各方面更好的意見，提供國民大會討論抉擇，以期制成品善可行的憲法。」（同上第二項）

2. 共產黨對國大主張從緩召開，理由是國大代表中無中共代表，故認爲是國民黨一手包辦了國大，至於憲草則認爲是一黨意志的表現，不能代表全體國民的意志，且產生手續上也不合法的。因此中共留京代表表示：如果國大必要如期召集，摒中共於會外，則共黨將召集「解放區」人民代表另組政府，作爲此一行動的答復云。

3. 青年黨主張：「政府改組後，同時要進行的工作，爲重審憲草與召開國大。」（左舜生同意中華時報八月十九日社論七項主張）

4. 民主社會黨主張：「我們願贊助統一的憲法，以促成統一的國家，不願由分裂憲法的途徑，促成分裂的國家。」（該黨重組後首次發表書面對時局態度文第二點）

綜觀以上各方態度可以得一個結論：即除了站在反對派的中共以外其餘各黨在基本觀點上已經融成一氣，國民黨是願意還政於民的，所以決定如期召集國大，青年黨主張與改組政府同時進行召開國大，是要求還政於民，兩黨立場雖異而其目的則是一致的：在求早日實現民主憲政。五五憲草因爲是憲草，國民大會儘有修改決定之權，只是要有一個共同遵守的原則，如民主社會黨所提出的「統一的憲法」。統一憲法是爲造成統一國家的前提，統一正是三民主義國家建設的目標，我們不

能反對國家之統一，所以我們必須發揚三民主義精神，融化於我們的憲法之中。

第二、政府改組問題：

1. 國民黨對於改組國民政府問題，認為在目前仍是一種擴大政府基礎，加強建國的力量之措施，在召集國大之前並未遷政於民。故主張：「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務求迅速實現，並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的準繩。」（蔣主席八一四文告處理時局要旨第三項）

2. 青年黨主張：俟蘇北共軍退出，全面停戰，各線交通恢復後，即開始根據政協會議進行改組政府。（左舜生：中華時報八一九社論七項主張）

3. 民主社會黨主張：「我們本抗戰以來之宗旨，對於有益於團結之政府，自應勉盡一份子之義務，助成事業。」（該黨重組成立時首次書面表示時局之態度文第一點）

4. 洪門民治黨主張：「改組政府為切實革新政治，不應斤斤於名額分配問題，延阻和平實現加重國家危難。」（該黨在康樂酒家發表對時局五項主張之第二項）

5. 共產黨認為改組政府是改組國民黨的政府，一筆抹煞中國革命歷史，重新組織所謂「聯合政府」，使中國籠罩於「鐵幕」之下；繼之以不滿足共產黨充任國府委員八席之數而要求增加。（散見各報章）

如果各黨派的確為了中國和平建設順利發展作打算的話，是應該毫無問題的，因為今天國民黨尚未遷政於民，政權仍在國民黨手裏，所謂改組政府，實則是政府延攬各黨派無黨派賢能之士，共同致力完成建國大業，而仍以國民黨為中心，被延攬的正應如民主社會黨的見解，「自應勉盡一份子之義務，助成事業」，最起碼的認識：今天國民政府乃為一革命政府，因以鮮血頭顱換來的革命政權，在革命程序尚未完成之時，豈肯隨便被他人所攫奪？共黨不明乎此，而「斤斤於名額分配問題」

之爭，這不僅國民黨所不願，亦正如洪門民治黨之斥共黨為「不應」如此，因為這足以「延阻和平之實現，加重國家危難」的。

第三、軍隊國家化問題：

1. 國民黨對本題唯一的希望，是要共黨「遵從調處實施統編，使軍隊國家化，不致徒托空言，此層一有保證，政府隨時可以與之具體商談所未決的問題。」（蔣主席八一四告同胞書處理時局要旨第五項）

2. 共產黨對於前與政府所簽訂之「整編國軍及統編共軍為國軍方案」，今則避而不談，整編部隊清冊亦迄未造送，一味推延時日，以至於今日毛澤東竟然頒發全面武力叛亂的動員令，誠令人不敢置信。

3. 青年黨主張：「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同時並進，以求逐漸達到預期的目的。」（左舜生）

4. 洪門民治黨主張：「關於軍隊整編，應由各黨派推選代表，組織整編委員會；依照既定整軍方案，切實執行，以期達到軍隊國家化之目的。」（該黨對時局五項主張第二點）

5. 民主社會黨主張：「整軍方案——今後國家統一與否，尤視國防軍之為一為二，目前整軍方案，國共兩方均已承認其比例一與五，依舊不變，只須將各軍地點劃定，此後調動軍隊，辦法規定，則軍政軍令之統一，為轉瞬即可實現的事，所以彼此應就此事商洽，不必爭一區一地之得失。」（該黨對時局態度第三點）

關於本題各黨派意見幾完全趨於一致，因為實現軍隊國家化，澈底掃除幾十年來武力割據的局面，能使國家歸於和平統一，實行民主政治；但不知口口聲聲高談民主的共產黨，對其今日仗恃武力分裂國家，何以自解？故青年黨主張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同時進行，是很有理由的；民主社會黨以為一國以內不容許有兩個立場不同的軍隊之存在，這也是很正確的，因此，洪門民治黨鑒於共產黨的玩固不化，主張組織整軍委員會，督責完成整編統編的原案，早期和平建設的開始，這是和平政黨很可寶貴的態度。

第四、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問題：

1. 國民黨主張：「關於停止衝突，仍必遵守原議，忠實履行，而且我們并不要求共軍全部退出其在停戰令後所攻佔的地區，祇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經構成和平威脅和阻礙交通的地區。」（蔣主席八一四文告）

2. 共產黨主張：「今後仍在政協程序行事，決不變更，為無條件停戰奮鬥下去。」（中共駐京發言人表示——東南日報八月十五日南京電），即中共武力決不自各交通線撤去，足以威脅共軍之據點，此為既成事實，共軍不願撤去。

3. 青年黨主張：「（一）第一要蘇北停戰，（二）在蘇北確實辦到停戰以後，共軍即從蘇北自動退入山東，同時由雙方宣布全面停戰。」（左舜生——中華時報八一四社論）至於交通問題，應「由國共或加入其他方面及其他專家，合組一委員會，共同處理。雙方軍隊均退出沿鐵路線若干里，并限定一定時期，只以高運民運為主，暫不運輸軍隊。」（同上）

4. 澳門民治黨主張：「國內軍事衝突即應停止。」（現有爭執區可劃分為若干新設政區，由政府選派無武力之政務人士，合組新設政區委員會，暫行負責治理，一俟憲法頒佈，各級民選政府成立，此項臨時治理權，仍應移交於民選之地方政府。」（該黨對時局五項主張之一及第四點）

一切後員工作都須使交通之無阻，當國家社會民生之措施，亦須有賴於交通之暢達，軍事衝突尤使國家人民於入處戰亂之後，不能獲得一時生息之機會，益陷困頓之境，全國上下要求和平之迫切，由此可知而可知了。由此又可窺見國民黨的苦衷，共產黨的刁惡，青年黨與民治黨的嚴正，無異於吾人在大舞台前欣賞而論。唯其中只有青年黨所提辦法比較具體可用，因為它不僅具體，並且對於辦法人情都能兼顧到，倘能重視民意，我想國民黨和共產黨都願接受這新意見的。

第五、中共企圖要求國際干預內爭問題：

1. 根據東南日報八月十四日南京專電，略謂：「中共強調馬司爾使

調處之失敗，蓋背後有一陰謀隱然存在，即中共正醞釀調處方式之改革，要求安全理事會選派莫斯科會議，對中國之協議由英美蘇等國共同參與調處」云。同時，中共現正積極鼓吹反美運動，離間中美感情，製造事件，促使美國改變對華的態度。

2. 民主社會黨表示：「有人主張中國問題應提請聯合國安理會共同解決一點，吾人認為實無此需要，故不贊同。因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解，即係根據莫斯科三國會商決定之原則也。」（該黨發言人蔣句田談話——八月廿五日上海中央訊）

3. 澳門民治黨表示：「任何黨派均應顧到國家之利益，尤其要保持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本黨不同意將任何內爭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或要求國際間作直接或間接之干預。」（該黨對時局五項主張之第五點）

4. 青年黨表示：「作此項主張者，無非希望於美國以外，加入英美蘇共同作中國問題之調解，但英美與蘇聯對世界其他問題矛盾已多，如再加之此一複雜之中國問題，非徒無益，可能治絲益絀，本黨完全反對。」（左舜生——八月十四日上海中央訊）

不管中共在此企圖之動機與首領如何，觀上所述足見各黨派對此事都已表示憤慨反對，雖至今日政府對此並無表示，諒以此事有損於國體與主權，故其沉默或隱晦表示難於容忍的意思吧！

綜觀以上諸點引述，各黨派對於時局態度，絕對多數的趨於一致，因為大家均以國家民族至上，和平民主建設第一為大前提，所以論調的歸結終於異途同歸。其次必須重視中國所以有今日，不能不尊重國民革命奮鬥的史實，擁護蔣主席領導和平建議，一如擁護軍閥領袖蔣委員長。再其次，各黨派必須協助蔣主席完成其革命程序，以期早日運政於民，實施憲政，附接此種步驟之一軍事行動必須制止，實行政協決議不許政黨擁有軍隊，及破壞交通之一切非法行動。更其次必反對國際干預中國內爭，且各黨派咸主以和平的步驟以求實現上項主張，愛好和平之全體國民一定願意為此作最有力的後盾。

社 本

領 綱 作 工 前 目 共 中

還能鞏固的向前發展，我們只有從內外兩方解決的，迅速的，進行包圍解放區計劃。黨在解放區外部應進行動員羣衆，以保衛解放區，並破壞國民黨進攻的企圖，此當且不說，而是解放區內部，則必須徹底肅清國民黨系一切武裝，必須發動起廣大羣衆的自衛，使國民黨首先不敢派遣隊伍深入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戰略，則必須採取進攻，以壓迫國民黨的侵入，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首先應以進攻的陣勢，向青島線上的城市進攻，威逼得國民黨軍退到不妨礙解放區發展的地帶，這樣，解放區不但可以得鞏固，並且可以向外發展，而且也只有這樣，解放區的鞏固才能得保障，國民黨進攻的計劃，才能遭着大的失敗，這個便是應付目前國民黨進攻的總方針，但必須補充兩點：第一，這種戰略只有各部隊在統一指揮下，一致行動與互相配合的基礎上，才能收到實效，過去長春的放棄，多少含有各部隊各不相顧的因素，在現在國民黨進攻我們的過程中，如果我們不能克服這種現象，只有易給國民黨以各個擊破的便利，在這裏我們要指責過去各個集團軍不能一致行動的錯誤與損失，第二，這種戰略決不是冒進政策，但必須以調動廣大的武裝羣衆，作壓倒國民黨軍陣勢，加緊在國民黨軍內部的瓦解工作爲主要的戰略，然後再以我們的主力，突擊他們的弱點，這樣，他們沒有不潰散的，廣大的士兵羣衆，沒有不轉向我們的，上次攻取歸綏的經驗，都明白教訓我們，軍事上最重要缺點，便是在我們沒有大規模戰爭的準備，軍事指揮還不能

集中，行動還不能一致，尤其嚴重的是國民黨軍士兵中，特別是他們作戰的主要部隊中，一無我們的工作，致已動搖的士兵中，不能立刻與我們發生聯繫，這是何等重大的損失。二、目前國民黨軍的進攻，雖其中還有許多弱點，但總的形勢，確已逐漸反守爲攻，因此，現在我們便要迅速壓迫他們回到反攻守的地位，在現在他們的動員中，還有很多軍隊，不能一下子抽調轉來，調轉來的也不是一下子都加入進攻我們的陣線，他們中間還有很多爲爭奪地盤，或懼怕喪失地盤的衝突和遲疑，尤其是國民黨軍隊中，士兵懼惡戰爭與傾向我們的動搖心理，都足以減少他們進攻我們的優勢。我們應抓住他們這些弱點，針對着這些弱點，很迅速的執行壓迫他們的進攻戰略，我們決不能等待，等待便是讓他們取得優勢，我們決不能退守，退守只是死路一條，我們決不能孤守一地，孤守一地是給他們造成包圍的機會，我們更不能再作見閣式的游擊，兜閣式的游擊，將使我們沒有後防，沒有陣地，以至喪失一切根據地。我們正確的戰術是：在以集團軍作主力的大規模作戰中，要調動最廣大的武裝羣衆，在他們軍隊的前後左右，發動最廣泛的游擊戰，以疲憊他們，截斷一切交通運輸，以困困他們，遣派工廠羣衆中八路軍新四軍中，尤其是俘擄過來的士兵中的得力份子，去對他們軍隊中作有力的鼓動，以動搖他們的兵心，這樣來，便能利於我們的進攻，和對他們施行各個擊破的突擊。因此我們在解放區中，八路軍新四軍中，就必須集中火力，反對主要的右傾危險

，在現在，一切分散政策，上出主義，兜圈子式的游擊逃跑觀念，很有復活的可能，同時左傾的沒有聯繫，沒有配合的冒進政策，反對集中，反對一致的散亂行動，也同樣是給國民黨以各個擊破的機會的。解放區的黨和軍，必須以極堅定的布爾希維克態度與之鬥爭，這樣才能保障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致行動和集中指揮之下，回答國民黨的進攻，來擊破他們的主力。

煩 惱 與 睡 眠

玲 譯

隨便做什麼事在日間做，總可以多得些成功，如果你在夜間做，任憑你如何努力，但是發生的功效確是微細。有些人將不快的事藏在內心不去澈底解決，所以夜間總是不安睡，還有些人，他們不畏艱難苦痛邁步前進，把一切疑難不決的事分析得十分透澈，於是一到夜間就覺得很香甜的安睡，有時往往一種問題，表面上看去很可以明白，本不用拿現貨去透視牠，但是因爲內心還不能夠確定，於是煩惱，鬱悶層出不窮，所以一到夜間人靜的時候，總是反樹思索，與時鐘爲伴，總不能合眼入睡。

熟睡的價值是得着心神的安息，假使有許多人有許多麻煩的事在內心裏，但是他們的理想比與他們競爭的人來得迅速，無論夜晚環境好不好總能安穩入睡。所以煩惱不會繫於迷觀人的腦筋中，牠是幫助多煩惱的人們的。(Alfred Penberton, Maszina)

陳誠等辭

主席內情

近各方對陳誠等退出國大主席團原因猜測紛紜，據可靠之說法，爲：

1. 陳誠之退：乃因國大揭幕後各地國共軍接觸頻多，大戰正醞釀中，便從容佈置各地軍事。
2. 陳立夫之退：係避免外界譏及彼在會場中有操縱之嫌。
3. 吳貽芳之退：則以西洋習氣太重，此次彼之座位恰爲十三號，認爲不利之兆，且以國大與本身無甚影響之故云。

想大加黨

討伐中共，以弭禍亂。

1. 民主自由大同盟（昆明廣運街48號）自稱黨員五十萬，皆效忠黨國，贊成大會一內宗旨，擁護政府統一國家，發表對時局主張。
2. 中國農民自由黨，十一月廿七日在渝王家花園召開高幹會議，該黨主席何魯及秘書長王國源，擬向政府及各黨派表示該黨之力，並要求參加國大。

新潮

3. 司徒美登，離京表示：原諒政府，唯對參加國大之各黨派代表中，有反動派、保皇黨完全投機，藉協商之名居然衣冠登場，而民治黨人員術詐熱誠歸來，希求贊助和平協同建國，竟不獲重視，此點似又令民治黨難以爲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執照第六七一號

新聞圈外

情者，將來行憲召開國大時，如政府對民治黨前身爲革命之母而予以重視，則民治黨人員仍本已往熱誠，爲國家盡一份義務。

4. 中和黨，代理總理尤永昌秘書長雲實誠要求參加國大名額五十名被拒，願抱遺憾，將宣告世界。

5. 民治建國會，該會擁有黨員五十萬人，要求參加國大代表二十人，（其中有徐朗西，許君武，孫雲峯，趙伯謙，王超羣，吳英均係國民黨員。

民盟攻計

頃聞民盟將傾全力號召文化界盟員對國大進行宣傳攻計，寫作要點：一、國大組織不合法，爲國民黨包辦，且代表已過任期，二、國大不能代表全國人士之意見，因若

千足以代表民意之黨派並未參加，三、國大會內不民主情形，四、由國大內可見國民黨內部不一我與領袖之法西斯行爲，五、反對派之會內爭論爲人民對統治者反對之表現，六、根本否認憲章爲政協之產物，七、批評國大破壞政

協，阻礙和平。

延安破壞

據傳延安頃電南京中共辦事處，辦理下列事項：

1. 由中共辦事處搜集國大會臨時一切有關中共之議論，不論反對或同情，呈送延安。
2. 國大代表如有革命性，或進步份子，宜設法加以聯絡，並儘量影響其思想。
3. 如能煽動多數代表自動勸議使國大會時休會，以壓迫蔣××是爲上策。
4. 上項目的達不到，可能有部份代表退席，使國大前途暗淡，亦可試一爲之。
5. 在新聞界散布國大內部分裂矛盾各種情形，使國內外人士發生誤解印象。

6. 應採取任何方法，以使蔣××一黨之國大不克順利開下去。

梅益利用

南京中共梅益以金錢買通××報女記者潘××從事拉攏河北國大代表杜俊東冷少泉等

，令其煽動大會中意志不堅定之北方代表，藉圖達到擾亂進而破壞國大之目的，潘氏爲求遠成此一任務，曾假安東酒店（南京）某號房間與冷少泉密談云。

另售：本期定價六百元
定閱：半年七千元